1. 你尚未認清攻擊可能採取的某些形式，不是嗎？倘使任何形式的攻擊都會傷害到你，且傷害的程度不亞於你**認得出**的形式，代表你仍無法時時認清痛苦之源。任何形式的攻擊都具有同等的毀滅性。它們的目的始終不變。它們的唯一意圖就是謀殺，至於謀殺者必須承受的巨大罪咎和對懲罰的深切恐懼，可有任何謀殺的形式得以遮掩？他儘可以否認自己是個謀殺者，並在攻擊的當兒面露微笑，以便合理化自己的野蠻行徑。但他仍要受苦，並在夢魘裡瞥見自己的意圖——此時的他笑意全無，因他驚駭莫名地撞見了那緊隨在後的殺戮動機。畢竟沒有任何一個思及謀殺的人能逃得過這一念引發的罪咎。他的意圖若是置之於死，採取的形式又有多重要？

2. 可有任何形式的死亡，不論看上去有多美好、多仁慈，能與你以上主天音捎給弟兄的祝福與徵象相提並論？徒有包裝並不成其為一份禮物。不論外表有多美，遞出的姿態有多溫柔，空盒子究竟是空盒子。不論是施者或是受者，都不能被長久矇騙下去。不寬恕弟兄就是在攻擊弟兄。你什麼也沒給他，而你從他身上得回的就是你所給予的一切。

3. 救恩不做任何形式的妥協。妥協意謂你只接受部份想要之物；拿取一小部分，而放棄其餘。救恩什麼也不放棄。它要徹底拯救所有的人。只要摻入妥協之念，你就覺知不到救恩的目的，因你並未認出它來。一旦接受妥協，救恩便受到了否定，因為這麼做無異於相信救恩乃不可能之事。妥協堅稱你能愛那麼一下，攻擊那麼一下，並區分得出二者有所不同。它會告訴你，相同之物裡的一小部份仍有可能相異，但這並不影響它的完整與合一。這豈能說得過去？你豈能了解這種道理？

4. 這部課程之所以容易，正因它毫不妥協。然而，只要相信妥協依舊有其可能，它就看似無比的困難。這樣的人尚未看清，妥協一旦有其可能，救恩就成了攻擊。然而，可以確定的是，救恩乃天方夜譚的信念維繫不了它已到來的寧靜與篤定。寬恕不能有所保留。一旦攻擊了這個，又愛上另一個，寬恕的真諦便蕩然無存。你難道不願認清是什麼攻擊了你的平安，不論其形式為何？畢竟，唯有如此，你才不會再次失去它。你若不再防衛它，它就會在你的慧見下閃耀不已、永不熄滅、且澄澈逾恆。

5. 只要相信平安可被防衛、攻擊可被合理化，就感知不到平安便在自身之內。這樣的人怎能了知？難道他們能一邊接受寬恕，一邊相信某種形式的謀殺能確保他們的平安？此一野蠻目的便是衝著他們而來的——他們豈能接受這個事實？沒有人會和自己的敵人結合，也沒有人能與自己的敵人同心。即便與之妥協，也仍會憎恨對方，為的是他不願交出的一切。

6. 別把休戰誤認為和平，也別把妥協誤認為逃脫衝突。由衝突中逃脫意謂衝突已經結束。門已開啟；你已遠離了戰場。你不會因為槍戰稍有止息，縈繞不去的死亡恐懼稍加退去，就在戰場中來回逡巡，暗自相信戰爭已經結束。戰場中**絕無**安全可言。只有由上望下俯視，才能保你安全無虞。你無法在戰場中找到安全。沒有一棵尚未倒下的樹能為你庇蔭。也沒有任何幻相能保你不受謀殺之念侵擾。幻相中的兩股力量拉扯著你的身體：一邊是交流的欲望，出於自然，另一邊則是謀殺和死亡的意念，出於不自然。你還以為謀殺採取的形式能保你安全？戰場中豈能沒有罪咎？